

洪流

周卫国◎著

蹉跎岁月 一段鲜为人知的知青恋情
惊涛骇浪 一曲慷慨赴死的英雄壮歌
悬疑、情仇、生死相互交织的一部倾力之作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耿 瑞
封面设计：崔 颖



周卫国，相继在《陕西工人报》《安康日报》《汉工文艺》等报刊发表中篇、短篇小说《渴》《买藕》《买与卖》《心愿》及《小屋》。曾获《陕西工人报》征文小说三等奖。《洪流》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慷慨赴死，他踏上不归路。
她替他守灵，以一个未婚妻身份。
她是作秀？还是赚取？
都不是。她是为了永恒的怀念。
对于一个烈士，这比什么都重要。

微博



微信



ISBN 978-7-5513-0906-6



9 787551 309066 >

定价：65.00元

洪流

周卫国◎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流/周卫国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978 - 7 - 5513 - 0906 - 6

I. ①洪…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3310号

洪流
HONGLIU

作 者 周卫国

责任编辑 耿 瑞

封面设计 崔 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永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1.75

版 次 2016年01月第1版 2016年0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513-0906-6

定 价 6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029-87250869

关于小说《洪流》的序

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蒋惠莉

2008年，一个偶然的機會，我和作者認識了。那時，我在省文化廳工作，基層的同志到廳里談工作，在交談中，我知道了衛國曾經是一名知青。衛國說那段生活叫人刻骨銘心，很想寫一個反映知青生活的文學作品。我說好啊，那會很有意思……

今年，在省作協這邊，他拿着一本小說手稿興致勃勃找到我，說他寫了一個知青生活的作品。我一看，很驚訝，那是一本厚厚的長篇小說，近四十萬字。從2008年到現在，終於寫成了。他想請文化廳的領導、作協領導提提意見。作為一個基層同志，業餘時間堅持數年創作很不容易。我接到衛國同志的手稿後，抽出時間很快看完。我完全被跌宕起伏、耐人回味的故事情節吸引住了。

知青，是一個時代的產物。這類題材的文學作品是不少的，有生活的艱辛、流逝的青春歲月、對農村問題的探索以及對人生的感悟等等。由於這類題材的作品講述的是一個特殊時代背景下的故事，往往尺度不宜把握。衛國的這部作品是圍繞陝南山區一個知青小組的生活展開的，演繹了一場知青情感糾纏的感人故事。

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陝南，蒼中高七三級才華橫溢的諸成龍與美麗的卿少藍下鄉同在一箇知青小組。在艱難的歲月中，他們相愛了。1977年首次招工返城。招工名額有限，一場激烈的競爭，在知青組展開。女主人公卿少藍凭借知青組長、大隊“革委會”成員、預備黨員以及大隊領導親屬等身份，招工優勢顯而易見。而手無縛雞之力的諸成龍，由於經常因特長被上級借調等原因，而飽受非議，招工完全處於無望。令諸成龍想不到的是，面臨“走”與“留”，在人生的重大選擇面前，卿少藍把機會留給了他。而在“走”與“留”的抉擇中，我注意到，作者沒

有简单地做情节处理，而是用细腻的笔触，去叙事，去挖掘，从中表现女主人公为爱情而不惜一切。看到这儿，在我的眼帘中，仿佛映现出在陕南崎岖的山路中，卿少蓝婀娜身影闪现，替诸成龙奔走呼吁的场景。她终于战胜困难，使得诸成龙顺利招工返城。这时，矛盾冲突出现了，诸成龙招工后，与才貌出众的同学王亚芬邂逅，彼此相爱，后来王亚芬高考被录取又弃诸成龙而去……写到这里，作者处理得也很巧妙，没有用大篇幅的文字去描写诸成龙的怨恨，而是以他悄无声息地又是无奈地淡然退却，彰显出诸成龙这个人物的个性。王亚芬弃诸成龙而去，作者也处理得恰到好处，让人接受。在湛城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难时，作者用较大篇幅叙说抗洪抢险的同时，也写了孙凯的感人事迹，讴歌了英雄。对于烈士的后事料理，作者又不惜笔墨，写了卿少蓝以未婚妻身份对丧事的承担。这种承担，在别人看来是违背常规，其实是她对孙凯的怀念，是她对一个英雄烈士的缅怀。正如她说“孙凯是从这里走的，现在，他死了，为救人牺牲了，我也要叫他回来，从这槽门楼子安安静静地走。”“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也不想赚取什么。”“在我心中，他没死。”卿少蓝在说，在用心地说。县委高书记说得好，“她是想赚取吗？赚取个烈士遗属？我看不是，她是用心在留住孙凯。”“不像我们现在，人还在，就把什么都忘了。”“这是对英雄烈士的一个态度问题，否则，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他还感慨万端地说，“即使没有抚恤政策，也得给，别人有意见，就叫他们来找我，就说是我说的。”樊超副县长说，“她真爱，她也敢爱。”梁林森也说，“即使把抚恤金、烈士遗属给她，断定少蓝也不会要的。”以及最后人们自发送葬，等等，无不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通过卿少蓝的壮举，在感悟人生，呼唤良知，给人启迪。最后，诸成龙出现，夜深人静时他来到灵堂，是凭吊、追悔，还是……作者留下了悬念。

我觉得，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卿少蓝不幸的爱情故事和她为“爱”

所付出的一切，颂扬了人间的真善美，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弘扬的精神。还有作者在这部作品的写作方法上，运用叙事手法，使小说在人物造型、表现力和空间视觉等方面，显得更加丰富。对小说的创作表现思维、文本肌理、艺术面貌等，做出了积极探索，值得肯定。总之，作为基层的文化工作者，作者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把多年的生活积累、人生感悟以文学的形式传达给社会，这种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祝愿卫国能够坚持写作，在文学创作中获得愉悦，获得丰收！

2014年12月10日晚于西安

1983年秋凉下的苍皇县城。

县城有条苍皇街，街中间有个槽门楼子。槽门楼子里面有截照壁，斑驳陆离。照壁上有干枯了的金银花藤子。照壁后面是排平瓦房，有堂屋。堂屋前的院子里停放着一口棺材，被一顶帆布篷罩着。支撑帆布的柱子上贴着“寸香片纸，概不敢当”的字样。院子里显得很冷清。

苍皇县中学高七三级女知青卿少蓝目光呆滞，盯着有铆钉的棺材盖子。身边两个妹妹在帮着烧火纸，土盆里不时有火苗子蹿出来。

棺材里面的人是卿少蓝的未婚夫孙凯，苍皇县水利局的干部，在湛城“7·31”抗洪抢险中，为了救人，没有躲过水头牺牲了。后被解放军驾着冲锋舟打捞起尸体。都说卿少蓝天生丽质，但命苦得很。这时她白皙的脸上有很多的泪痕，她猛地抹了把眼泪。

县水利局局长堪山、副局长梁林森等几个人撑着个硕大的花圈来了，都表情肃穆。堪山点燃了三炷香。刺鼻的香味中，堪山看了看卿少蓝，鼻子颤动了一下，只说了一句，节哀呀！

卿少蓝的眼圈又红了。

堪山几个人又在长板凳上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堪山嘴巴动了一下，没说出来。旁边的局政工组长况有明便将堪山局长的话说了出来。他告诉卿少蓝，孙凯是烈士，丧事还是要办隆重一些。况有明发现堪山局长皱着眉头看柱上的小字条。

不收礼的字条将很多人都挡了。空荡荡的院子里面只有机关单位送来的花圈，剩下的就是几把条椅。堪山他们坐到椅子上，但气氛很沉闷，让人有些压抑，他们没法久待。堪山对卿少蓝说道，孙凯的抚恤标准按最高发放，但还要报个文件叫人事局批一下。尽管他们还未办理结婚手续，但鉴于孙凯的特殊情况，县里破例叫卿少蓝享受遗属补助金。

况有明赶紧接着说，这是堪山局长找主管县长争取的。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定英烈的事情，很快也会批下来的。

卿少蓝便用感激的目光回报了堪山。

不久，堪山又说了一句，小孙是为了大家，有什么困难尽管讲。

卿少蓝咬着嘴唇，摇了摇头。

堪山、梁林森走后，夜幕彻底笼罩下来了。寂静的苍皇街道，夜鸟扑棱着翅膀从夜空中掠过。母亲从堂屋里出来张罗着给打井的人送饭，后天抬棺材上坡的人也要草鞋来了。母亲叫潘祖珍，是个瘦弱的小学教师。不知怎么，对那个睡在棺材里面的未婚女婿没有好感。卿少蓝仍然目光呆滞，注视着那口黑油漆棺材久久没有说话。

夜色下，卿少蓝给灰盆里面添着火纸。两个妹妹轮流睡觉，妹妹翠玉刚睡醒，她叫卿少蓝打个盹，她来烧。卿少蓝便悄悄趴在棺材上睡，生怕惊醒了里面睡着的未婚夫。她要让孙凯好好在家里睡。三天后，他就要被埋在县城北坡的龙岗上她能够看见的地方。那里地势高，草木葱郁，后面还有终日云遮雾罩的云门山寨……

她已经难以入睡了，悲伤像鞭子在她心里猛抽。

深夜的灵堂冰冷，她心疼翠玉，叫她睡觉。剩下的火纸卿少蓝接着烧。她把成沓的火纸拆开，细致地捏成一张一张朝土盆子里添，不断用火钳挑，直到纸被燃成很高的火苗。她悲伤的面孔被烤得通红。当她头侧向照壁墙头那边时，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她的眼帘，卿少蓝一惊。

是诸成龙，她知青时的旧情人，原未婚夫。几年前抛弃她后，杳无音信，今天却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他手里拎着一叠火纸、一撮香、一挂炮来了。

惊愕瞬间即逝，气愤，此时完全取代了卿少蓝的悲伤。她的脸陡然变了颜色，额头青筋暴跳得像几只小蚯蚓，眉头紧皱，睫毛很长的杏眼怒视着对方。诸成龙看了她一眼，勾着头，弯着腰，一步一步走近棺材。他先解开那束香，点燃分成三小撮，然后依次插进香炉。烧火纸，他也不是成沓成沓地添，解开绳子，像卿少蓝那样，手指捏着，一张一张用心地烧。

你来干什么？这时卿少蓝才想到说话。她想大声喊，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嘴巴也干干的，很无力。诸成龙还是没有回答。他掐着火纸，用火钳掏空了灰在烧。土盆里的灰烬带着闪闪的火星。

“是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不知什么时候，潘祖珍出来了。她也愤愤看着诸成龙。尽管她原来对他曾有着好感，现在不了。她认为他是来看她们笑话的，是臊她们的皮来的。猪尿泡打人痛是不痛，但臊气难闻。

诸成龙还是没有说话，认真地烧火纸。他专注的脸在火焰下显得动感

十足，这让卿少蓝很难从那儿找到某种忏悔。她很恼火，从板凳上跳起来，冲着诸成龙大吼道，你说，你咋不说？因有母亲在场，她觉得也有了些底气。诸成龙还是没有回答，低头把火纸一口气烧完，扯过一个黄垫子像孝子样趴下去对着孙凯的遗像磕头。毕了，又忙着擦桌子，搬板凳，扯帆布，绑孝帕，用塑料布遮花圈，用细绳子挂孝帐。期间卿少蓝和潘祖珍又说了一些气话，想激怒他，叫他发飙。那样的话，可借此为由，把诸成龙对她们造成的伤害统统发泄出来，将诸成龙骂个狗血淋头。可是这些都没有发生，诸成龙仍默默做着活路。他钻进棺材下去绑被风吹开了的一截红缎子。那罩在棺材盖上的缎子，绣着精致的龙和凤。支棺材的板凳很矮，这让诸成龙只能爬进去。

诸成龙的表现让潘祖珍有点感动，特别是趴下去磕响头的姿态。她觉得即使有些孝子也很难做出来，何况是与卿少蓝的未婚夫孙凯没有关系的诸成龙。凭着这些，她琢磨着诸成龙很有可能是来赎罪的。她这一想，自己都感到吃了一惊。更吃惊的是，她发现卿少蓝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也在盯着他看，脸色也明显温和了。刹那间，潘祖珍惊讶得嘴巴有些合不拢了。莫非卿少蓝还真忘不了诸成龙？潘祖珍看出了蹊跷，蹑手蹑脚，走近他们跟前。她发现卿少蓝那闪动泪花的眼一直盯着诸成龙在看，并且看得很仔细。

诸成龙身上熟悉的气息一下子将卿少蓝拉回了知青时代。那时的诸成龙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令人着迷。卿少蓝心甘情愿，将宝贵的本应属于她的招工机会给予了他。她是要成全这只能跨越苍山在更加广阔天地驰骋的冲天鹞子。当她饱含期盼留在农村时，那只冲天的鹞子并没有飞回到她精心构筑的爱巢！剩下的便是她满是悲苦的、被人抛弃的知青的苦难日子。那种剧烈刺痛伴随着她被招工进城。岁月冉冉，卿少蓝身上发生了许多故事。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叫她刻骨铭心啊！想着想着，卿少蓝潸然泪下，号啕大哭，哭那堵满在心里的极端苦楚，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岁月……

2

时间追溯到 1977 年的一个初冬。

伸手抓不到的雪花，在天空中飘零，落在地下变得悄无声息。山路并未因它而泥泞。挂着露水的丝茅草覆盖的山路时隐时现，蜿蜒到一个柴场

边。柴场像被废弃，布满了葳蕤杂草。知青组长卿少蓝，用弯刀砍出条小道，将两头似刀的木纤担插在地上。要爬一面陡坡了，卿少蓝向同来的诸成龙伸出手。挽起袖子的胳膊很白，但显得有力量。诸成龙犹豫了一下抓住了，另只手扯住了茅草攀登。

山顶是个罩罩岩，在山顶看不到岩底，但能隐隐听见山下传来流水的声音。山岩上并不开阔，远处有更高的山峰。并不是个理想的柴场。山坡上野桑树很多，还有几株小棕树在随风摇曳。卿少蓝抽出弯刀朝一株野桑砍去。树很坚韧，刀反弹回来。旁边的诸成龙在拨弄着一根缠住裤子的红刺条，咧嘴笑了笑说，野马桑拐难烧，净冒呛人的烟不着火。卿少蓝看看漫天飞舞的零碎雪粒，手冻得有点发木，她没有说话，还是将那株野桑树砍了下来。把柴积拢，用藤条绑成了捆，从山坡的流槽子朝柴场子滚了，卿少蓝才坐下歇息。

卿少蓝说，要不是看到天下雪，鬼摸脑壳才钻到这儿砍野桑。她滚柴的位置很好，能清楚看见山坡下的柴场子。身旁的诸成龙只打了两小捆，柴没扎紧，她便笑了笑，告诉说，柴要捆紧，免得滚到半山腰散了。她知道诸成龙才华横溢，但手无缚鸡之力。而她天生丽质，并且有力气。

卿少蓝淡淡的几句话触动了他。诸成龙叹了口气说，几个人的知青组，招工序幕刚拉开，就变得像散架的柴火，只留下他们两个人砍柴。他知道组里的鲁厚才、韩磊和瞿颖芳到县城活动得厉害。知青组只有两个招工名额，当然，卿少蓝的可能性最大。他想，卿少蓝在队里表现好，是中共预备党员，再说家里姊妹多，她爸因医疗误诊去世了，也应该照顾。诸成龙对卿少蓝说他很希望卿少蓝获得这次的招工机会。听说这次都是外地令人羡慕的大型国企。

卿少蓝没有作声，美丽的眼睛友好地看着诸成龙。她心里在酝酿着一个计划，一个复杂的计划。

诸成龙还在述说着，不知怎么，声音变得越来越小。

卿少蓝知道诸成龙也在争取，可没甚希望。她要帮助他，但不能提前将她的计划说出来。现在刚进入 1977 年 10 月，离招工推荐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有很多外围工作要做。她笑着说，省点力气，还要滚柴，免得下陡坡腿打闪。她拢了拢额前的秀发，想到若再从原路折回下陡坡的艰难，便

考虑寻觅新的下山路线。不久，一条沿着山腰而下的小路映入了卿少蓝的眼帘。小路虽绕道但好走，也能抵达柴场子。路旁生长着许多杉木。

诸成龙没有注意到对方的神情，强打精神说，你没看见鲁厚才、韩磊他们咄咄逼人的样子。

卿少蓝咬了咬嘴唇，眼睛仍然注视着那条下山的路线。心里何曾不知，诸成龙写得一手好文章，经常被公社、区上抽调，误工补贴挣的工分比生产队最好的劳力都多，早就引起他们的嫉恨。她想了想，只说了一句，不怕。

诸成龙对她心存感激，晓得她为他在组里的关系做了许多沟通。可是在当下，自己不可能被招工的劣势显而易见，便说，其实我走不走没关系，大不了留一年，只要你能走。

卿少蓝对心里的计划有谱，便对诸成龙诡秘地一笑。

诸成龙没有理解卿少蓝的意思。他说，你个把月就招工走了，鲁厚才他们再到县城折腾也没情况，鲁厚才是个瘸子；韩磊在学校打过架，档案有记载。还说，我要是你的话，索性将知青组关了。

这时卿少蓝说话了。她告诉诸成龙，只要她是知青组长，就要守到底。卿少蓝说话间，眼睛却盯着对面的杉木林。她觉察那边似乎有动静。

诸成龙还是纳闷。知青招工虽说要经过生产队推荐、大队“革委会”审查、区县最后确定几个程序。在诸成龙看来，那几波对于卿少蓝简直是小儿科，而对于自己，却是惊涛骇浪。他想放弃。下个星期就要进入第一波了。死了招工这条心，诸成龙反而轻松了许多。他觉得卿少蓝应该轻松一些，胜券在握，没有必要瞎折腾马桑拐当柴烧了。他还听说公社其他几个知青组都放了假。未听到卿少蓝的回音，他便把疑惑的眼光投向卿少蓝，这时他才发现卿少蓝对一条下山的道路很专注。

卿少蓝嘘了口气，将目光收回这里，把捆紧了的柴对准了流槽子。胸部起伏停止了，卿少蓝憋足气，要将柴捆踹下山崖。零碎的小雪停了。

柴翻着筋斗从雨水冲刷的流槽子滚下了山崖。

卿少蓝对诸成龙说，有些话留着回去说。

卿少蓝话很少，像有什么事情分了心。

诸成龙的声音愈加小了。

卿少蓝又对诸成龙嫣然一笑，帮他把柴踹下了山崖，捅了捅他的胳膊肘。诸成龙知道是让他走另外一条路线下山。

这是条“Z”形路线，显然比那面陡坡缓。

卿少蓝走在前头，秀眉紧皱。

诸成龙跟在后头，注意看路旁杉木林子的景致。叫人豁然开朗的油杉木树林，在万物皆黄的时候，像碧绿的宝石针镶嵌在苍山一隅，层层叠叠。忽儿相互撞击发出细微的声音，像清脆的马蹄声；忽而随风沸腾起来，像林海那样上下翻滚，一波跟着一波。杉木重叠，针针紧扣，像有永远剪不断的情缘……诸成龙看得如痴如醉，感慨万端。

卿少蓝却观察到杉木树林有响动，说，有伐木的声音。

诸成龙回过神来，也发现林子里有树木在晃动，接着听到树木轰然倒地的声音。是谁在动国有林木？他心里在想。而这时卿少蓝已不迟疑地、像箭样地冲到砍伐者的身边，并开始对砍伐者训话。砍伐者是个愣头青般的小伙子，是他们下乡插队所在地安沟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儿子郝有仕。卿少蓝在郝有仕眼中的威信很高，他没有反驳她的训斥。但对诸成龙的干预不屑一顾，并说风雪交加砍几株杉木碍他什么事。诸成龙看到放倒的是一棵碗口粗的树木，愤愤说道，树需要几年时间才能长得那样粗。卿少蓝也质问郝有仕，漫山遍野橡子柴，谁叫你单单砍这？郝有仕知道卿少蓝的话与实际有些出入，他们寻觅柴火的地方并不是个理想的柴场。他不敢对卿少蓝反驳，却对诸成龙奚落道，只配砍马桑树。他看着踹到柴场子里的野桑树柴火，脸上露出蔑视的神情。诸成龙气得额头青筋露出，说要揪郝有仕到林场说理。他知道翻过前面山垭，就有个林场。他很少在卿少蓝面前擅自主张，也很少说这般的硬话。他说，哪怕今天的柴白砍，都得揪他去。诸成龙发现卿少蓝俊美的脸庞露出了赞赏的神态。

卿少蓝欣赏诸成龙今天的壮举，但心里有些犯难。郝有仕的父亲郝宏炜掌管着知青的招工权力，但这片杉木树林确实来之不易。她想了想，叫郝有仕把砍倒的杉木扛到林场。她还建议郝有仕向大队“革委会”做出深刻检讨。卿少蓝还是大队“革委会”的委员。

郝有仕起初还不答应，可看到卿少蓝铁青的脸色，便点点头。

虽然决定要到林场去但诸成龙还是闷闷不乐。

卿少蓝心里明白，便叫诸成龙去挑踹下的柴火。她说，这是咱的劳动果实，折回去的路也不远。

诸成龙起初不愿意，觉得卿少蓝的提议过于简单，处理有点过轻，至少还要罚款。面对着卿少蓝铁青的脸色，还是答应了。他从地上拔起纤担戳进柴里，用葛藤绑了梢条，肩膀上的纤担随着脚步忽闪起来。

林场在“Z”字路左侧的一个山沟里，凹的崖石下端，一处废弃的纸厂里。动力水轮耸立在干涸的引水渠道旁边，多年沤在水池里的腐竹散发着阵阵难闻的气味。纸厂里面有排简易工棚房，院墙坍塌，院子长满荒草。

郝有仕肩挑杉木，他说，我对这里很熟悉。

卿少蓝没有说话。

诸成龙心里说，看你玩什么鬼把戏。

到了一个房间。工棚房很小，中间有个未被铲除的石包，周围是篱笆墙。墙角火塘里木疙瘩在燃烧，一只从墙头垂下的铁吊罐里冒出的热气弥漫在窄小的空间，夹杂着一股刺鼻的臭旱烟味。在火塘边围坐着两个人。有个很瘦的中年人，下巴微微上挑，披一件黄军袄，对他们很热情。郝有仕叫他梁叔。卿少蓝知道他叫梁林森，1962年被下放到苍山林场劳动，是这里的场长。梁林森这时也很感慨。他说他同郝有仕的父亲在甘肃当过兵，是战友，关系一直很好。

诸成龙向卿少蓝示意了一下，叫她不要讲了。

卿少蓝还是说出郝有仕砍伐杉木的事情。她认真地对梁林森说，梁场长，不管是谁，都应该管砍伐国有林木的事。

因为郝家与梁场长关系不一般，诸成龙本来叫卿少蓝放弃。现在看到她不顾一切，他也鼓起勇气，用手比划说，碗口粗的杉木需要很长时间培育，我们知青即使再没有柴烧，也不敢砍。

听着两人的话，梁林森惊诧的目光旋即一闪。

果然不出所料，梁林森没有严肃对待。

梁林森淡淡地笑了笑。他客观地说，苍山乱砍滥伐的现象的确太严重了。“文革”前搞了段时间的封山育林，这片林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20世纪70年代开荒种地，毁了很多封山育林时培育的树林。那片杉木要不是纯粹长在岩石间隙中，要不是场子派人守，早就被附近的山民开了火地

种苞谷了。他还说，要想根治乱砍滥伐，恐怕要从林业部门的体制上解决问题。

他的话叫卿少蓝茫然。

诸成龙只是嘿嘿冷笑，觉得林场解决问题会轻描淡写，今天可能是白来。这个时候，他才觉得卿少蓝的提议有道理。顶多只是没收，至于写检讨和罚款，根本不可能。

诸成龙表面平静，但心里仍不解恨。因为郝有仕他爸曾说，诸成龙的尿能写英语，他都不用他。这句话对诸成龙很是刺激，也是羞辱。卿少蓝也听说过。

卿少蓝仍然在完善着自己的计划。她猜测出诸成龙心中的愤怒，她要制止他。她要顺利完成对他的招工计划，她觉得不激化矛盾才能对他更有利。至于砍伐杉木的事情，林场不严厉追究也就算了。她克制自己，听梁林森处理这件事情的最终意见。其实已经明了。

只有一句叫卿少蓝听着顺耳。梁场长说，知青制止砍伐树木的行为是正确的。他劝郝有仕不用再将杉木挑回去了，林场没收，也算是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吧。

郝有仕受到了梁林森轻微的处理，其虽表面若无其事，但内心对诸成龙充满了愤恨。对卿少蓝也有怨气，不过，他不敢惹卿少蓝，原因是她同大队会计潘兰江有亲戚关系。潘兰江是卿少蓝的娘舅，而潘兰江又是大队支部书记胡秉乾的妹夫。尽管潘兰江被当作四类分子撵下乡，但在胡秉乾的关照下，依然在安沟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正是有了这层关系，卿少蓝才来到号称是苍皇县白菜心的安沟插队。而诸成龙有软肋，且没有任何背景。

郝有仕的眼光掠过了卿少蓝，集中到诸成龙身上。

卿少蓝感觉到了郝有仕阴冷的目光。男人的这种阴冷，往往是狠毒阴险的，她暗暗替诸成龙担心。回家的路上，卿少蓝忐忑不安，飘然的雪花像针样刺在她心里……

回家后，卿少蓝考虑还是要到队长陈刚那里通个气，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这个刚刚从部队回来的年轻人血气方刚，果然不同意诸成龙参加首次招工。他说，诸成龙抽调在外面的时间太长了，知青和社员们有意见。卿少蓝说，大队学习小靳庄，大队的黑板报都是他搞的。

陈刚队长不喜欢自己的劳力被外调，觉得白吃了队里的口粮。他很欣赏眼前的这个白皙姑娘。她常年都在队上干活，除了开会。因此，他对卿少蓝对诸成龙的吹捧不屑一顾，并疑惑地反问道，是你的机会，你咋不走？陈刚旗帜鲜明。卿少蓝也干脆利落，将自己的想法详尽告诉了陈刚。她说走与不走是迟早的事情，她再等一年。

陈刚吃了一惊，他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义气女子。惊愕之余，不禁对卿少蓝投去敬佩的目光。可他还是闹不明白，漂亮能干的卿少蓝，怎么同相貌平平、什么都不会的诸成龙搞到一起了。更叫他想不到的，卿少蓝竟然当着他的面，写下了她放弃这次招工的承诺。这说明卿少蓝是早有准备。

陈刚无话可说了。知道卿少蓝的倔强，也挺佩服卿少蓝。其实除了她，也就是诸成龙了。他觉得鲁厚才、韩磊不可能被推荐，社员们对他们意见很大。

卿少蓝长长地嘘了口气。扳指一算，截至现在，她已经动员了队里的近半数人投票。这些票主要靠她的影响力。诸成龙估计能过基层推荐这关了。大队的工作她再做。

忙完了的时候，卿少蓝在微微的山风吹拂下，打了个寒噤。她突然想到了诸成龙走后，知青组那漫漫的长夜……

3

清晨，诸成龙醒得格外早，脑袋处于兴奋状态。

招工的机会落到自己头上，他很感激卿少蓝。除了这些，他还有种朦胧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原来想都不敢想象的，现在却变得唾手可得。诸成龙怀疑这是在梦中。

他想起了1974年4月插队的时候。

那天，春暖花开。寂静的苍皇县城，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城内锣鼓喧天。只有正月才能见到的耍狮也过来了，篾编的满是疙瘩的狮子头摇来晃去，麻条做成的狮身更是活灵活现，耍到高兴处，竟拆起字来。黄布龙也长长地在人山人海中的摆弄翻滚，金黄色的布做的龙身在春日下格外醒目。采莲船也来了，坐船的姑娘有说不出的俊俏，一个戴着长长假胡子的艄公摇着橹桨，把个两头尖的采莲船拨弄得上下翻腾，两旁的姑娘们起劲地舞